

第一輯 編匯刊期國民

周楊：編主

萬象

號月四

· 期十第 · 年三第 ·

社書陵廣

萬象

四月號

第三年 第十期

匯刊第三十五冊

廣 陵 書 社

萬象

四月號

第三年 第十期

匯刊第三十五冊

廣 陵 書 社



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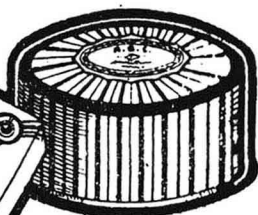
CONFECTIONERY



REGISTERED

請吃
愛皮西
糖果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愛皮西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治淋須要拔本塞源



●治根

淋病一反切化膿症！

阿爾巴爾片

驚嘆之殺
菌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急性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內製藥公司出品

上海西盤路二六三號●藥房均售

最新改良：

博士金筆

各大公司文具店均有售



堂皇雅潔。
新穎廉美。
男用女用。
應有盡有。

分真空吸水
及博士式吸水
兩種
筆管色澤不一
筆尖硬度適宜

上海博士筆廠精製

總經理處 江西路三百廿三號 樓三 電話 一六二〇

若素



百病起自
腸胃，故
保護胃腸
及健康之
道，常服
「若素」
對於胃腸
病有獨特
之功效

一若素
各地各大
藥房公司
均有出售

四月號 第三年・第十期 目錄

插字：臨枯樹賦……………俞平伯
頁畫：春……………廖增益

紅海採珠記（世界采風記）……………華成璐（一〇）
生命的幕後（人海傳奇）……………繭厂（一七）

特輯：屐痕處處

錦城十日……………黃裳（三）
白門集……………宛宛（元）
閩贛邊陲線上……………吳娜（一五）
湘中夢痕……………陽光（一四）

捨（散文）

心的軛下（小說）……………若思（哭）
福羅貝爾與四夫人（獨身者的戀愛故事）……………曉芒（哭）
論出版文化及其他（論文）……………余榮（哭）
雙清（長篇連載）……………范泉（哭）
季候（小說）……………鴻蒙（哭）
南嬰（哭）





世界末日的預言(預言)

荒野(長篇連載)

橋與塔(散文)

連環套(長篇連載)

河內的風度(海外風光)

珍珠的生日(小說)

繅人(一〇三)

師陀(一〇六)

匡沙(一二四)

張愛玲(一二六)

蕭羣(一二七)

施濟美(一二八)

萬象言·默·聽……(繭子) 說「靜」……(繭子)

閒話 新瓶裝舊酒……(伍臬) 故都的春天……(琪)

人的悲哀……(怯怯)

晨(長篇連載)

蝶戀花(歌劇)

導演們的把戲(銀壇逸話)

勒沃的病房(翻譯小說)

臥病雜記(散文)

蘇聯的音樂教育(世界藝壇)

無名島(驚奇小說)

出版者言(出版者的話)

編輯室……

羅洪(一二五)

李健吾(一二五)

秋士(一二七)

遼山(一二七)

王仲鄂(一二八)

薄適(一二八)

舒君亮(一二八)

秋翁(一二八)

補白

吹毛錄……求庇生

曉曉錄……

鄭逸梅

獵奇趣味……

滄

一



樂
不
離
口

高
貴
名
煙

說
十
支
裝

志
望



KORES
Cigarettes



樂高



品 出 譽 榮 司 公 煙 華 裕



AOK



stylish
Ready made

GENTLEMEN SUITS
&
COATS

標準現成西裝

大衣西裝 式樣齊備

永不走樣
新穎別緻
出類拔萃
品質優良

成都路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62693





厭倦了在東北非洲經營的皮革和咖啡貿易，同時深切地感覺到一種對於海的渴望，我定製了一艘十噸重的小船，配置好三角帆，就下海去採珍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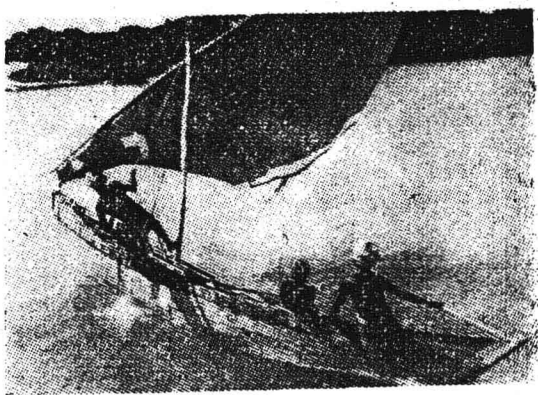
我所定製的是一艘吃水很輕的阿拉伯船，能在高潮的時候掠過暗礁。我僱用了四名索謀里水手，並且計劃選擇幾個蘇丹的潛水採珠者。試航一番以後，就直向阿拉伯海岸駛去。

離開了法屬索謀里蘭的吉布底港（Djibouti），我第一眼看到的陸地是毛恰島——紅海和亞丁灣中的典型的珊瑚礁島嶼。繁茂蒼綠的陸地籠罩在沉寂和神祕之中，唯一的生物僅是一些褐色大蟹，肥蛤蜊和白鷺。

高空掛着一輪滿月，我回到了船上。珊瑚島的白沙灘在皎潔的月光下閃爍。遙遙地揚起了一陣沙上蟋蟀的鳴叫聲，珠圓玉潤，響亮清脆，是銀子般地鳴叫聲呢。溫柔的波浪緩緩地從海灘上逝去，如同睡着了了的萬物呼吸的氣息。星星慢慢地從我頭上行過，我思索着自己這一場冒險的航程，和不可知的未來。

死裏逃生

黎明的時候，拉斯坡黃色的山峯突現在眼前，我們乘着岸上吹來的微風，沿陸前行。忽然之間起了貿易風，我們駛向紅海入口的巴布爾曼德海峽（Babel Mandeb）。九點鐘，培林島已經攔住了我們的去路，它好像一個龐大的海洋怪物



輕快的走私船

是到北岸去最短的航路。

我曾經受到過警告，說是這條航路非常危險，波濤奸詐多變，一翻臉就有氣吞山河，席捲宇宙之勢。

但，我却覺得我們可以乘着風的助力，安全駛過。雖然在我記起這條海峽名字的含義是「淚之門」時，不免感到了一點焦燥。

波濤藉着貿易風的吹送，從印度洋奔騰過來，衝擊在黑色的懸岸上，散放出湍急的浪花。要改變航路已來不及了。

，保衛着海峽，並把它一分爲二。被培林島所劃開的兩條海路，寬狹不同。靠近阿

拉伯海岸的一條通路很窄，僅可供漁船和輕快的阿拉伯走私船航用。我決定行駛這條路，因為它

在憤怒的大海中，浪濤間天，速度一失，必然加倍的危險；我們只有冒險前行。海浪打着圓圈子直轉，像是許多忽起忽沒的液體圓椎，靠了風的威力，成爲變化不一的旋渦。

我嘗試把船駛向較爲安全的區域，但大槳帆却已經被狂風吹落了；阿莫急急地奔到帆角，預備搶救船帆，以防我們的航船傾覆。旋渦却捉住了我們，一片波濤擊在船尾上，把船帆捲去了。

紛擾中，聽見尖銳的呼喊聲，一個黑影失落在海的泡沫中；阿莫被怨海帶去了！

我扔出救命索，拖曳在船後面；因為這時我必須專心一志的在巔簸的海面上航行，再沒有餘力去顧及阿莫。阿狄扯起了一塊帆布，算是狂濤中的三角帆，繼續維持航行。但，說實話，我們也已經預備沉沒了。半隻船積滿了水，再來一個浪頭，就要沉失海底了。

我極目四望，看見阿莫緊拉着拖在船後的繩索；我們趕快把他拉了上來，像是拉了一尾大魚。他悶聲不響地，找了一隻吊桶，不斷地把船中的積水傾出去。在這幾秒鐘之內，我們駛出了狂風惡濤狼狽爲好的區域。海是平靜的，我們得救了。

修理好了船上的索具以後，帆船直向阿拉伯的海岸航去；沿途看見陸上叢叢的棕櫚樹和蒼綠的蜀黍田。

這裏的阿拉伯人，普通是靠捉魚和曬魚乾生活的；但其中的一部份人，有時也幹着海盜的營生。煙草走私也是他們的一種生財之道，不過利潤最厚的還要屬販賣非洲奴隸，有關當局雖然下令嚴禁，仍有人秘密地做這行買賣。

販賣奴隸者假裝捕魚，駛到預先和奴隸護送商約定的非洲海岸。因為這些奴隸商先把非洲大陸的土人

船帆搭的篷帳中。

奴隸護送商從內地出來，看看快到目的地時，就在山間停下來，先派一個人到海岸上去偵查。到了薄暮時，大隊開始起程，九點多鐘就可以抵達海岸了。

當天這些靜靜地捕魚的安份漁民，把藏在沙灘中的水桶拿出來，因為奴隸們經過了長程的跋涉是要口渴的。太陽下山時，他們到地面高處去瞭望海面 and 附近的情形，若是沒有巡邏隊的影蹤，夜間私運的工作當可順利進行。於是他們生起一片火，像是在預備晚飯。而附近的山上，也就會有一片火光回報。這是互通消息的信號。

片刻之後，深沉的夜色中出現了一羣人——奴隸和少數的護從。另外的人分成了兩隊到沿岸偵查，以防巡邏隊的突然來臨。

在這時，看見了任何一個陌生人，都要開槍射擊。因為他們的服裝和夜晚的地面相符一致，所以不能看清，任何人也就不法防衛這種突擊。

幾分鐘之內，這些奴隸們，通常是二十五到三十人，都裝到船上，捆綁起來堆在船底下，用帆布掩蓋着。漫天的南風是疾速的，小船在海面上跳躍，水手都聚到一邊來，拉緊了支索帆，維持船的平衡。

紅海的寬度很少有在十五哩之上的，在迅疾的速



紅海沿岸的漁人

誘捕出來，然後賣給奴隸走私客，再轉賣到亞洲各地。這批私賣奴隸的人，把他們輕快的阿拉伯帆船停泊在海灘附近，靜靜地捕魚，捉到以後就曝曬在陽光下；他們自己住在

度下不到兩小時就可以渡過了。巡邏船有什麼方法能阻止，能檢查這些輕快的帆船呢？指顧之間它們已經消失在狂怒的夜海中了。

採珠人的生活

我把船駛到了阿沙巴，預備在當地的咖啡館中僱用幾個蘇丹的潛水採珠人。這時我才知道，所謂採珠船的主人，很少自己行駛的。他們僱用一個船主和一個經理。但我決定自己兼掌船主和經理的職務。

兩個或三個潛水採珠人成爲一組，每組自備獨木舟。一艘十噸的船上，可以放六隻獨木舟，約摸有十五名潛水採珠人，再加兩三個小孩子管烘蜀黍麵包，和別的烹調工作。船主所備辦的主要食物是蜀黍和米，有時也有油或牛油；此外，供咀嚼的煙葉也是不可缺少的。一艘船上若是沒有了煙葉，等於一個廢人，因爲潛水採珠人的士氣全部瓦解。

船主預付給每組潛水採珠人一點錢，做爲他們的家用。這點債務把這些不幸的潛水採珠人束縛住，聽憑船主的擺佈。

採珠所獲得的利益，共同分攤。首先船主取回預付的安家費，剩下來的三分之一歸船主，兩股給船長，一股給經理；餘下的一小部份分派給潛水採珠人。

在分配利潤之前，先得把採到的東西賣掉。因爲如果捉的是 *boni*，只有裏面的珠子值錢，殼則分文不值；若是 *Sadu* 不論珠子和殼都可以賣錢。

共同採到的珠子，依照傳統的習慣，包在紅布裏頭，由船長，經理和採珠子的代表去賣給揆客和買主。不過，船長和經理往往串通一氣，恫嚇採珠人的代表，叫他回去的時候只報告一半價錢。

回到船上，採珠人都在等候着此行的結果；於是大家慨歎珠價的過於低廉，經濟的不景氣。但預支的錢必須償清。

還有什麼可多說呢？最後經理給各人一張付清欠款的收條，再多給塊把錢，算是外賞。

賬算完後，這些冒了生命危險到海底去採取珠寶的人，還都是窮



波濤中的潛水採珠人

光蛋。爲了一張嘴，他們仍不得不再工作，和自己的生命開着殘酷的玩笑。

爲了反抗，這些採珠人也有思求作弊的；然而爲了信仰——這些樸實人的迷信，對於上天懲罰的畏懼，這類事件極少發生。

每天在打開牡蠣殼之前，採珠人都要禱告，也就是發誓，任何人不得隱瞞上帝在這一天裏所賜給他們的東西。犯罪的結果，他們往往面有異色，因此很難



採珠人的獨木舟

逃過一個老資格經理的眼目。所以偷竊的事極少。另一方面，船長經理們却不受良心責罰的痛苦，得以爲所欲爲。

採珠人乘的是獨木舟，舟上載三個人，有時兩個。天氣好的話，

他們早晨出發，晚上帶了一天辛苦工作的成績回來。

大家回來以後，當衆剖視牡蠣；每個人似乎都在賭運氣，神經的緊張，如檯子上的賭客。設想採珠人是以甚麼樣的心情剖開牡蠣呢？在輕輕的一剖之間，會有甚麼東西出來呢？誰的心不爲這一剖而狂跳？

雙殼貝的石灰質硬殼中，有時藏着一種最貴重的寶石；如果採到了，自然誰都禁不住爲之雀躍。於是採珠人都議論紛紛，說是認得這隻貝殼是自己捉到的。

一個採珠人在遼遠的暗礁上，必須有相當的良心，才禁得住珍珠的誘惑；否則就不免偷偷地剖開一部份貝殼。這類舞弊查出之後，要受嚴重的處分，採珠人永遠逐出業外，以後就再沒有人僱用他了。於是他們成了海岸的畸人，孤零零地，靠着捕魚生活。

他們搖着一葉獨木舟，在海上連續漂流數日，到魚產豐盛的地方，結果往往爲風暴所襲，消失了。或在潛水採貝殼時，被鯊魚吃掉了。

如果有兩個人結成一組，他們共駛一艘獨木舟去潛水採珠。一個人在舟尾搖槳，一個在前面用玻璃底的探查箱，向海底搜尋牡蠣貝殼的蹤跡。若是找到了，他就潛到水底去。另外一個採珠人，接着用探查箱看望他的行動，遇有危險好下水相助。我們自然也不難想像這兩個人休戚共的關係。

買賣珍珠

有一個老船長勸我到馬沙華去，說那裏比較容易多了解些採珠人的生活。我在那兒遇到了出名的收買珍珠商蕭洽納。蕭氏是一個愉快坦白的人，我們很快的成了好朋友。他邀我參觀一件珍珠買賣，我欣然允諾。

次日我到蕭氏家裏去，他身穿長袍，腳上着土耳其鞋；臉上永遠帶着愉快的笑容。我們談話的時候，有一個土人走進來。他是一個損客；帶了三個賣珠人來。

僕人獻上茶，大家就撩起來了，上天下地無所不談，唯獨對於珍珠不置一詞。過了一會兒，蕭氏覺得應該言歸正傳了，但却又不能一語道破，因此他就問：「您們有什麼見教嗎？」

阿拉伯船主並不直接回答，他把一個大如雞蛋的小紅包裹拿出來，這裏面藏着五十個可憐的採珠人一年辛辛苦苦工作的成績。還有許多其他採珠人因而喪失性命或染了不治的疾患。

蕭洽納接過了這一個小包裹，以一種漠然的態度打開，對着裏面的珠子微微地嘮嘴；叫人摸不定他是要仔細地檢查一下這些珠子呢，還是立刻就要把包裹合攏；我們這時應該特別記住，他是珍珠市場中的老油子，門檻絕精，有本事把這種叫人捉摸不定的神情

拖長；結果損客受不了沉默攻勢的壓迫，終於叫道：「您看啊，這裏頭真有幾顆好貨，刮刮叫的大珠子。」

「哦，你嗎！你就是帶了石頭來，也會和我說是寶貝的。」

蕭氏把珠子倒在一塊綠布上，用銀器挑着，把圓的，尖的，和不規則的都各自分成一堆。最後稱了稱分量。他問：「多少錢？」

「兩千磅，」船主回道。

「一百磅，」蕭洽納冷冷地說。

爭論就在這討價兩千還價一百之間展開。但，苦等地鬧了兩個鐘頭，似乎並沒有什麼結果。船主讓到一千五，蕭氏出到三百。距離雖然仍是天差地遠，不過希望依然無窮。因為損客這時出馬了。他在頭巾的掩蓋下和賣主指談了一陣子，於是胸有成竹；就轉身再跟買主做無言的指談。

最後，損客以為交易可以成功了，就把買主和賣主拉在一塊兒；他先拉住買主的手，強逼賣主把自己的手放在上面，並叫他說「我賣」。起初賣主不肯，拒說「我賣」，可是纏了一陣子也就說了。於是他又叫買主說「我買」，結果交易成功了。

這時損客宣佈他所交涉到的價格，而買賣兩方都勃然大鬧起來。